

第38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追记

■ 本报加拿大特约专家 王瑞



《贵宾》



《寄生虫》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于1958年创办,但到60年代后期,因资金短缺,勉强维持到1969年,此后停办,直到1982年才恢复举办,逐渐成长为加拿大三大电影节之一。今年是第38届,也是历来举办得非常成功的一届,电影节的新闻办公室对本届电影节的评价是“取得巨大的成功”。笔者从2006年首次参加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至今已有13个年头,对这一评价是认同的。

今年参展影片最多的国家除举办国加拿大外,依次为美国(52部)、法国(27部)、英国(22部)、德国(18部)、意大利(14部)……今年参展的华语影片共16部,其中中国内地拍摄的就占了10部之多,包括顾晓刚的《春江水暖》和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本届电影节遴选加拿大著名电影导演阿托姆·伊戈扬(Atom Egoyan)的最新佳作《贵宾》作为开幕式影片是在情理之中。伊戈扬1960年出生于开罗,先随父母移民美国,后定居加拿大,是埃及裔加拿大人。他不仅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著名电影导演,还是舞台剧导演、剧作家、制片人,到目前为止,共执导了16部故事片,在国际上获奖无数。他于1994年执导的荣获戛纳电影节影评人非比西奖(FIPRESCI Prize)的脍炙人口影片《性感俱乐部》(Exotica)曾被选作第二届加拿大电影回顾展的参展影片之一,得到好评。

《贵宾》(Guest of Honour, 2019, 105分钟)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并在9月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献映,此次被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选作开幕式影片。从表面上看,影片男主角吉姆只是一个严格到“吹毛求疵”的卫生检查员,到多伦多市里各家庭餐馆(包括中餐馆)去检查卫生,以保证顾客的身体安康。他有权在发现哪怕是一丁点问题时,就下令关闭餐馆。但进一步挖掘下去,就会发现他这种“变态”心理,跟他和成年女儿维罗妮卡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心理创伤有关。这可由影片中着重描绘的一个情节得到佐证。维罗妮卡遭指控性侵犯被关入狱。但她自己心知肚明这是一起冤案,父亲也确信她没有犯罪,并想方设法要营救她出狱。出人预料的是她坚决拒绝了父亲的营救,宁愿继续呆在狱中,而不愿接受父亲的善意。观众马上意识到父女之间矛盾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已经深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这是一部心理片,一部复杂的心理片。影片中虽然没有明确点出,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她的童年、她任教年代、入狱期间以及父亲去世以后,两人为什么会产生心理纠结,为什么这一纠结一直无解,直到父亲去世她请牧师致悼词并和牧师交谈后,才开始对她从不了解的一个人(父亲)有所了解,产生了新的认识。

多年来,大家一直认为伊戈扬是一位理性的导演,但实际上他所拍摄的所有影片都深深地由精神创伤所驱动,而通过影片角色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一创伤。这部新作再一次为这一分析提供了佐证。上世纪80年代多伦多涌现出一批新锐导演,被称为“多伦多新潮流”,伊戈扬是其中之一。2015年伊戈扬荣获加拿大总督表演艺术奖,这一奖项是加拿大表演艺术领域里所颁发的“最高皇家荣誉奖”。

本片男主角大卫·休里斯(David Thewlis)1963年出生,与导演伊戈扬是同代人。休里斯是英国资深的影视两栖演员,同时还是导演、剧作家和作家。他以扮演《裸体》(Naked, 1993)中的约翰尼·弗莱彻(Johnny Fletcher)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名声大振,迅速崛起。此后,在多部影片中担任主角。

韩国今年参展的影片共6部,其中荣获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影片《寄生虫》在“特别放映”单元放映,格外引人注目,三场映出地点均安排在温哥华最大的拥有一千多个座位的“表演中心”(the Centre of Performing Arts)剧场上映,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是一种殊荣。

《寄生虫》(Parasite, 韩国, 2019, 131分钟)是韩国著名导演奉俊昊(Bong Joon Ho)的近期佳作,荣获2019年戛纳

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韩国有史以来首次赢得这一含金量很高的大奖,并将代表韩国角逐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故事片奖。这部黑色幽默片讲述了两个家庭,一个处在社会上层的富有家庭,和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之间的特殊关系,故事的发展完全出人预料,幽默中不乏苦涩,嬉笑时让人深思。

影片男主角金是个司机,与妻子钟塾、儿子基宇和女儿勇基挤在一个破旧的半地下室房间里,干的是低薪工作,生活贫困,终日为生奔波。儿子的一个朋友准备出国留学,将他推荐给富有的帕克家庭担任最小女儿的英语老师。他进入豪宅,羡慕不已。不久他发现帕克太太急于为自己的小儿子找一位美术教师。他向帕克太太推荐了一位名叫杰西卡的所谓“专业”美术教师,其实是自己的妹妹勇基。被录用后,勇基故意将自己的内裤留在帕克的汽车内,导致司机被解雇。她乘机推荐了所谓“自己叔叔的原来司机”,其实是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接着,金家合谋诬陷帕克女管家患有肺病,遭解雇,金的妻子钟塾被录用。这样,金家四口全被帕克家录用。此后,影片朝着悬疑惊悚片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完全出人预料。显然,影片的情节是虚构的,甚至有点荒谬,但却折射出韩国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

这部影片让笔者联想到2018年同样荣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日本影片《小偷家族》。虽然两部影片取材不同,《小偷家族》改编自真实的新闻报道,而《寄生虫》的情节是虚构的,但两者都试图透过日本和韩国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家庭来探讨两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富不均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两极化问题,而这一存在是导致社会不安、犯罪不断、暴力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

笔者对伊朗影片情有独钟,每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笔者都尽量抽出时间多看几部伊朗影片。本届电影节共有7部伊朗影片参展,其中的《梦中城堡》荣获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3项大奖,北美首映就选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公路片。

《梦中城堡》(Castle of Dreams, 2019, 86分钟)是伊朗著名导演雷扎·莫卡利米(Reza Mirkarimi)近期佳作。他所导演的伊朗影片曾3次入围争夺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影片情节并不复杂,42岁的贾拉勒因过失杀人,被捕入狱,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刑满出狱后,他并未直接回家,而

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呆了两年后,才决定回家看看。到家后发现妻子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起了歹念,想乘妻子病重时,把妻子仅有的一辆老旧汽车卖掉,并企图把两个孩子留给她照顾,自己一人离开伊朗到阿塞拜疆去,但遭到妻子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只好将两个毫不知情的孩子往汽车后座一放,开车直奔所谓的“梦中城堡”。原来孩子的母亲告诉小男孩阿里,父亲住在一个梦幻般的城堡里。阿里对此深信不疑,要求父亲带他和妹妹萨拉开车去“梦中城堡”,享受美好的生活。

影片从头到尾没有戏剧性的高潮和低谷,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了贾拉勒和他两个孩子的故事,显然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一个流派“极简主义”(Minimalist)的影响。“极简主义”以其理性、客观、高效率的设计方式进行其艺术表达,对电影的拍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影片中演员的表演可圈可点,朴实无华,毫无矫揉造作之处,尤其是扮演小女孩萨拉的小演员尼欧莎·阿里普尔(Niousha Alipour)长相甜美,十分可爱,将萨拉的天真无邪刻画得入木三分,吸引住观众的眼球,给影片增色不少。有的评论将阿里普尔比作当代的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笔者认为这一比喻非常恰当。

伊朗曾拍摄过一些以天真无邪的儿童为主题的影片,很受观众的欢迎。如马吉德·马吉迪(Majid Majidi)的《天堂的孩子》(Children of Heaven, 1997)是一部关于一对兄妹的感人故事,他们穷得只能两人共穿一双鞋子,却不幸地遗失了。这部影片入围199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得主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1995年拍摄的《白气球》(The White Balloon)在国际上得奖无数,包括戛纳电影节的奖项。英国《卫报》(The Guardian)把这部影片列在有史以来最好的50部家庭影片的单上。此外,阿巴斯·奇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1987年拍摄的《朋友之家在哪里?》(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是他拍摄的,得到影评家一致赞扬的库克三部曲(Koker trilogy)的第一部。这些影片除描绘儿童的天真无邪外,还着重叙述了他们的困苦生活和精神力量。

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世界上知名度之高,很少有人能比,本没有必要赘述。但在笔者从电影史的角度对有关圣女贞德作了一番探索后,惊人地发现,从1896年到今年2019年,有关她的长短影片竟有44部之多,拍摄的国家包括法国、意大

利、美国、英国、德国、苏联、荷兰、挪威、日本和加拿大,仅法国一国就拍摄了16部。此外,以其他艺术形式歌颂她英雄事迹的更是不胜枚举。但笔者认为对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今年拍摄的新片《圣女贞德》向读者做一简介仍有必要。

《圣女贞德》(原文 Jeanne, 英译 Joan of Arc, 法国, 2019, 137分钟)系法国知名导演布鲁诺·杜蒙(Bruno Dumont)的近作,是他于2017年拍摄的另一主题影片《珍妮特:圣女贞德的童年》(Jeanette: The Childhood of Joan of Arc)的续集。《圣女贞德》在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the Un Certain Regard section)展映,并在本届电影节做北美首映。

这部影片是导演布鲁诺·杜蒙根据查尔斯·贝凯(Charles Peguy, 1873-1914)的剧作改编。15世纪,英法两国都宣称法国王位非自己莫属,从而引发血腥的战争。17岁的贞德坚信自己是上帝的信使,上帝选她代天行道。她违抗查理七世国王的意志,于1429年率领法国国王的军队抗击英国,试图从英国手中夺回巴黎,但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终于寡不敌众,失败被俘。在宗教法庭上,她激昂慷慨地发表长篇演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终于被宗教法庭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被判死刑,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死时才19岁。

这是一部史诗片,战争场面恢宏,千军万马奔腾在大地上,十分壮观。这部超过2小时的影片,分成两部分,上半部以战争场面为主,下半部以宗教审判为主。影片中展现的亚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宏伟壮丽,是法国最大的教堂,比巴黎圣母院大两倍,同时也是法国最美的教堂之一。

1958年出生的布鲁诺·杜蒙是当今法国值得推崇和颇具争议的知名导演之一。到目前为止,他所执导的10部故事片,从风格上讲,几乎全部介于现实主义和先锋派之间。他拍摄的影片曾本人数度在戛纳电影节上得奖。像导演本人一样,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展映后,也是有褒有贬,见仁见智,但扮演圣女贞德的法国年轻女演员丽丝·勒珀莱·普吕多姆(Lise Leplat Prudhomme)的演技一流,得到一致好评,认为年轻的她具有超凡的魅力。笔者认为,她演技出色,收放自如,不但与真实的贞德形似而且神似,是扮演贞德的不二人选。美国的网上杂志《倾斜》(Slant Magazine)对她的演技也大加赞扬,认为“她令人信服的表现展现了少年贞德的极其坚定的信念。”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举办至今已整整38个年头,组委会每年都派人到世界

各地收集优秀影片,特别是得奖影片,在电影节举办的16天内集中放映,让温哥华的观众能够在短期内集中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主题鲜明、风格各异、样式多样、语言不同的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集锦,现已成为一年一度温哥华影迷必不可少的艺术大餐。由于参展的优秀影片越来越多,笔者除重点介绍上述4部影片外,认为下述影片也值得关注:

《托上帝之福》(By the Grace of God, 法国, 2019, 137分钟),荣获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大奖 The Jury Grand Prix, 仅次于金熊奖),影片揭露了牧师性侵小男孩的罪行。

《阿曼达》(Amanda, 法国, 2018, 107分钟),荣获2018年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影片讲述了一个7岁小女孩在母亲惨遭恐怖分子杀害后由叔父精心抚养的感人故事,让人动容。

《天天都是好日子》(Every Day a Good Day, 日本, 2018, 100分钟),影片通过细节的描绘对日本茶道做了非常细致的艺术性介绍,女主角黑木华(Kuroki Haru)于2014年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女演员奖)。

《红心皇后》(Queen of Hearts, 丹麦, 2019, 128分钟)荣获2019年北欧理事会电影奖(Nordic Council Film Prize),将代表丹麦争夺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故事片奖,影片揭露了一名功成名就的女律师诱奸了自己17岁的继子,在继子向继父坦白了这一奸情后,狠心地设计将继子逼入绝境而自杀。

《隐秘生活》(A Hidden Life, 美国, 2019, 173分钟)于201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上做世界首映,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Prix of Ecumenical Jury),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叙述了奥地利一个普通农民,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二战中拒绝为纳粹卖命,为了这一道德操守,他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磨难,但在自己坚定的信仰和对妻子及子女的爱这一精神力量的支撑下终于挺了过来。

《小乔》(Little Joe, 奥地利, 2019, 105分钟)荣获201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影片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位名叫爱丽丝的科学家,创造了一种名叫“小乔”的转基因植物,能给周围的生物带来像吸食毒品一样的短暂的极度兴奋。这部影片是奥地利著名艺术片导演首次尝试用英语拍片,拍了一部不同于传统商业恐怖片的心理恐怖片,或称现代艺术恐怖片,可拿来与柯内伯格(Cronenberg, 加拿大著名电影导演,以拍摄身体恐怖类型片著称)和库布里克(Kubrick,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所拍摄的影片相媲美。



《梦中城堡》



《圣女贞德》